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巨著中的奇葩和高峰。40年来,我读《红楼梦》各种版本10多遍,还有许多红学研究专著。我认为,红学界的一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

石破天惊悟红楼

□ 姜继周

故事原型或为河南祥符张家,而非曹家

十几年前,我对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及其所写的曹家产生过怀疑,并对专家提出的在《红楼梦》之前曾有一部《石头记》或《风月宝鉴》的观点产生了浓厚兴趣。经探究,一天,我豁然开朗,发现《红楼梦》书中高明地进行过暗示,其所写的是元明时期的河南祥符张家,而非曹家。

第三回曾提起与贾雨村一同被参的朝廷官员张如圭,第二十九回写到贾母停歇铁槛寺,里面的张道士是荣国公的“替身”,这似乎是在告诉读者,“荣国公”姓张而不姓贾。此外,做皇商生意的薛蟠却听从他的管家张德辉,有红学家说,薛蟠的“皇商”身份隐指他的“皇上”身份,那么,书中所写的管家(宰相或权臣)应该是姓张了。

我开始在历史中寻找“张氏荣国公”的人物原型,发现明史中确有一人,即明初投降朱元璋的元朝高官,后成为朱棣夺取天下的功勋大将——河南祥符人张玉,他被明成祖朱棣封为“荣国公”,他的儿子张辅因平定安南之乱被封为“英国公”。张玉之女、张辅之妹是朱棣的贵妃,张辅之女又是下代皇帝的贵妃。这些都在明史中有明确记载,与贾家形象十分吻合。

读元史又发现元朝宰相张珪家族的历史与《红楼梦》中贾家也很相像。张珪之父张弘范是元朝灭宋的功臣,擒获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是他,灭掉南宋最后一支抗元力量,逼得南宋丞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的也是他。张珪之祖张柔亦是元朝的开国元勋,武功盖世,且注重儿孙教育,是元朝最大的藏书家。这与《红楼梦》中“累世簪缨”的贾家何其相似。前文提到的《红楼梦》第三回中的“张如圭”是不是就是元朝的“张圭”呢?《红楼梦》第二回表述林黛玉之父林

如海,姓林名海,字如海。那么,张如圭不即是张圭么?)

元朝“天历之变”中,张家惨遭大难,张珪的5个儿子被杀,三年被抄家两次,这与《红楼梦》中两次查抄大观园何其相似!说到大观园,根据书中描写,贾家十分懂得园林建造,而元史记载,元朝的大都(北京)就是由张弘范家族主持建造的。有专家考证,大观园就是北京的圆明园,而圆明园也是在元明北京园林的基础上建造的,这难道没有一点联系吗?

更巧的是,据中牟土墙村张氏记载,明代的荣国公张玉便是元朝张珪后裔。因家庭变故,张珪晚年居住在他曾经做官的开封府,成为祥符和中牟土墙村张氏的始祖。如今,中牟土墙村的张氏坟中仍立着大元兵部尚书张圭的墓碑、牌坊和高大的无字碑。

在荣国公张玉之后,又有明朝一代廉吏名臣南京户部尚书张孟男(张孟男的姑父是明朝万历初年的首辅宰相高拱,他的家乡新郑与中牟县毗邻)。张孟男之子张民表(字林宗)更是明末中州名士和文坛领袖,著名诗人、书画家、藏书家,被民间誉为“神笔”。张林宗与通许县人明朝陕西巡抚王顺行是儿女亲家,与崇祯年间的刑部尚书刘之凤又是同窗好友。他与明末清初的著名官吏学者后来隐居北京西山著述的“退谷先生”孙承泽是忘年交,孙承泽崇祯八年到十一年任河南祥符令。清初著名文坛领袖名士周亮工则是他的门生。孙承泽、周亮工与《红楼梦》的神秘关系早已为红学爱好者所关注。

种种巧合,使我更加坚信《红楼梦》隐写的就是张家事,该书最早的作者就是明末中州名士张民表,孙承泽与周亮工或参与过书稿的修订。

细细考究,与中牟存在千丝万缕联系

深入研究历史、地方志及张民表其人后,更加发现《红楼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张民表和其家乡中牟、开封、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红楼梦》中十分重要的水月庵就在中牟,水月庵的主持澹如禅师是张民表的好友,张民表应邀为水月庵写下了《创建水月庵记》和《水月庵命名记》,还为水月庵题写了匾额。再如,馒头庵的得名很可能来自于张民表给弟子周亮工的书札(书札云“……记得前修有言:‘只管嚷嚷作甚磨,20年后,各各有一土馒头在’)。再如,《红楼梦》中开始写的灵河或许就是中牟的贾鲁河(贾鲁反意真灵),大荒山的原型就是中牟“八景之一”的牟山,青埂峰则是中牟明清时代的名胜青峰岭……中牟旧志中记载的贾鲁河和青峰岭的环境与《红楼梦》中灵河岸边和青埂峰下的环境,《红楼梦》里的太虚幻境与中牟明清时期名胜南湖蒲芦亭、泰山庙、岱玉庙等处的环境也十分相似。《红楼梦》第50回《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写李纨制一灯谜“一池青草草何名,”史湘云猜的谜底就是“蒲芦也”,这其实写的就是中牟南湖的蒲芦亭,这里曾是张民表与中牟名士饮酒赋诗的地方。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所写也不是曹家事,更不是曹雪芹的自述传。试问,在重大线索上,曹家的身世与《红楼梦》中的贾家有几相似?曹家最兴盛时也就是江南织造,其品级地位与权势根本无法与《红楼梦》中的贾家相比。

这样的怀疑并非否定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关系和其贡献。事实很可能就是书中第一回所说的,《红楼梦》前身或原稿通过某种渠道流落到曹雪芹手中,曹雪芹为书中的故事和感人文笔所吸引,联系到相似的自身家世,引起强烈的思想感情共鸣,于是以“悼红轩”命名自己的书斋,读红楼、赏红楼、批红楼、删改红楼,糅和自己的家世和感情形成后来的《红楼梦》。但红学的主流研究者、所谓的专家权威把这看成是曹雪芹的“春秋笔法”,不予重视。其实,有不少红学研究者都相信曹雪芹在第一回所说的话,提出了《红楼梦》之前有一部红楼原书的观点。

至于红楼初稿如何流落于曹雪芹之手,这一点也不难考证,至少有两种可能:其一,曹雪芹之祖(父)曹寅的启蒙老师是周亮工,周亮工及其儿子两代人与曹家保持了良好关系(扬州百姓为周亮工重修祠堂时曹寅回忆儿时受到周氏教育,深情撰写碑文)。而周亮工又是张民



表的弟子。如果周亮工抄录过一部老师的著作副本,就很有可能流传到曹家;其二,有确切文字证明,张民表忘年交祥符县令孙承泽曾在张民表府上抄走了张秘不示人的书稿二十帙,张民表去世后孙意欲刊印,因朝廷更迭而未果。孙承泽晚年隐居北京西山,如孙承泽抄走的张氏书稿是《红楼梦》原稿的话,那么居住在北京西山的曹雪芹得到这部书稿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其实,张民表本人的身世和性情经历也与贾宝玉十分相似,他以举人功名终,不曾入仕,这与其父其先祖的地位相比,可谓不肖。其儒、释、道三教合一,也与贾宝玉很相似。更加巧合的是,明清文人的笔记中记载他17岁时曾死而复生,这与贾宝玉被害的情形也尤为相符。还有《红楼梦》中甄士隐的遭变出家,最后成为贾雨村邂逅的高士,也许就是张圭遭变故后移居中牟的曲折反映,等等。

更有意思和巧合的是,《红楼梦》中有甄(真)贾(假)两个宝玉,而元代历史上也有两个张圭。红学专家认为甄贾宝玉实为一体,《元史》中的张珪与中牟土墙张氏始祖张圭是否为一个人,也曾困惑着张氏族人和元史专家。近年,经中牟土墙村张圭后裔的寻祖和专家研究,元史中的勋臣河北定县的张珪与中牟土墙村张氏始祖张圭确是同一人。假如《红楼梦》的原作者是张民表的话,他是不是用这种真假混一之法,告诉后人张圭家族灾变和两个张圭实为一人的历史真相呢?

这些重要观点,每个展开都是一篇学术论文或大块文章,而这些论文合成一册就会成为一部红学笔记,一部石破天惊的红学专著,我早有意为之。

最后,抄录一首我的旧诗以表心志:爱读红楼佩曹霭,误入曹营三十年。迷雾魅力无穷数,版本研著多联翩。书肆旧摊常搜求,细读漫品并钻研。何时心得如泉涌,捧出红论著一编!

